

1958年的跨大西洋航班上,泛美航空的空乘人员首次在座椅上标注字母。单通道客舱的六座布局里,A和F指向舷窗,C和D靠近过道,B与E则成了中间座的代名词。这个设计像颗种子,在航空史上生根发芽。美联航的波音707、英航的VC10,甚至协和超音速客机,都延续着"AF靠窗、CD过道"的黄金法则。

2012年,中国高铁CRH380A型列车进入设计阶段。在青岛四方机车厂的会议室里,工程师们面对五座布局犯了难:沿用传统编号,还是另起炉灶?总设计师王建国在黑板上画了六个圈,又擦掉最右边的E:"保留A和F的靠窗记忆,C和D的过道直觉,这是给乘客的'盲盒提示'。"

二等座的"3+2"格局像把竖琴。A座是琴头,F座是琴尾,中间的B座如同琴弦上的休止符。在12306的选座界面,B座的点击量永远最低。它像三明治里的火腿片,左右都是陌生人的手肘。而一等座的"2+2"布局更像对开的折扇,A和F是扇骨,C和D是扇面,每个座位都有独立的风景区。

商务座的"2+1"设计则像留白的水墨画。A座靠窗如观景台,C座靠过道似茶歇区,F座则像包厢里的大师椅。这种布局让乘客想起飞机的头等舱,却比天空更贴近大地。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的"鱼骨式"座椅升级,更将这种美学推向极致:流畅的S曲线分割出私

谷雨过后,一天一天比一天热起来,越来越浓的绿意掀开夏季的序章。

田野里,到处飘散着馥郁的麦香。麦子扬花了,我们去田里看看吧。老公领着我 and 女儿向田野里走去。

真好闻,就像麦香牛奶的味道。女儿闭着眼睛,深情地陶醉着。

清新绵长,就像陈年的酒,浓而不醉,让人神清气爽,有麦花独特的清香。老公做了一个深呼吸。

望着一碧无垠的麦地,我却看不到一丝麦子花的痕迹,倒是看到了油菜花的绚烂明艳、柔情妩媚。

你看,这就是麦子花。顺着老公的手指看过去,果然,在每一个麦穗的顶端布满了白白的、细细碎碎的乳白色花朵。其实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花朵,更像一丝丝白色的萼。

麦子花就是这样的吗?哪里是花,这不就是麦穗吗?女儿惊异地抚摸着麦穗。

麦子花即实,实即花,花实一体。为了成熟,她连

高铁座位之消失的E

常鑫

密空间,深驼色皮革与胡桃木纹交织,让每个座位都成为移动的艺术馆。

在武汉天河机场,一位旅客指着登机牌上的"15E"问地勤:"这座位是不是在中间?"得到肯定答复后,他笑着说:"难怪坐高铁时总觉得E座像失踪人口。"这种认知惯性,让高铁的编号体系成为连接天空与大地的隐形桥梁。

对铁路部门而言,E座的缺失是精密计算的结果。若在五座布局中加入E,过道标识将从CD变为DE,打乱乘客的肌肉记忆。这种改变可能导致的后果,如同将红绿灯的红灯移到右边,即使功能不变,也会引发混乱。2017年12306推出选座功能时,系统优先保留AF靠窗、CD过道的选项,正是对这种认知习惯的尊重。

在重庆开往成都的G2856次列车上,乘务员小周发现一个规律:带孩子的家庭总爱选B座。"中间位置

只开300秒的麦子花

王举芳

美丽也省略了。老公充满哲理地说。

我细细观看着那一朵朵细碎的麦子花,它们是如此清美,在碧绿的叶子间,在尚显瘦弱的麦穗上,静静地不说一句话,和田间地头那些无名的草花儿,在尚属于春天的妩媚里,缩略成乡村朴素的语言。

一阵风来,掀起一层一层的麦浪,纷纷扬扬的麦子花,顿时散落一地。

这麦子花才开,怎么就落了呢?我望着那些随风四散的麦子花,心里竟有些小忧伤。

人们总说昙花的花期最短,其实,还有一种植物的花期比昙花还要短,这就是麦子花。世界上寿命最

虽然拥挤,但方便照顾两边的孩子。"她记得有位母亲曾说:"B座是全家的'安全岛'。"这种发现让冰冷的字母有了温度。原来设计不仅是数学题,更是人性的度量衡。

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室,退休教师张建国总爱观察旅客选座。他发现商务人士偏爱D座,因为方便起身接电话;背包客钟情F座,方便放置登山包;而老年乘客大多选择C座,靠近过道便于上下车。这些细微的选择,构成了高铁车厢里的"座位社会学"。

当列车穿越长江大桥,夕阳将车窗染成金色。座位编号在金属扶手上投下细长的影子。A、B、C、D、F像五线谱上的音符,在钢轨的轰鸣中奏响无声的乐章。消失的E座,不是设计的漏洞,而是对乘客习惯的温柔妥协。它让每个踏上高铁的人,都能在熟悉的字母里找到归属感,在陌生的旅途中遇见"回家的路"。

在铁路博物馆的陈列柜里,泛黄的航空座位图与高铁设计手稿并排摆放。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真理:交通工具的进化,从来不是冰冷的技术迭代,而是将人类的记忆与习惯,编织进钢铁与玻璃的诗行。当你下次在高铁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座位,不妨轻抚字母标识。那是设计师留给每个旅客的"秘密暗号",也是交通文明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。

短的花是麦子的花,它一般开300多秒的时间就谢了。

听了老公的话,我更加敬佩起这淡淡的白、纤纤瘦小、也不会像别的花一样,多情娇羞地打着朵儿飘落的麦子花来。听麦花在风里安然的飘落声,心里突然感觉到低沉。

瞧,这麦穗儿长得多鲜嫩、有一挥长呢,要是灌浆的时候不出意外,定会大丰收的。老公的话让我的心豁然开朗起来。阳光下的麦田,似乎由青慢慢变黄,透露出成熟的丰稔和朴实的厚实。

一年一度的麦子花开,是乡村厚美的经典。它让我想起父亲、母亲,让我想起生活在故乡的人。一些温暖的词汇深藏进我的心灵和肌体。麦子花的纯美和清香,有着乡村的清澈和宁静,也有着岁月的素白和浅痕。

麦子花是卑微的,就算低到尘埃里,也为自己开出一朵不起眼的花。就如世间的许多人一样,在平淡里,明媚着自己的幸福。



知识之门

摄影

扎根龙

窗外的雨,又一次没有打招呼就来了。起初是羞怯的试探,旋即,它仿佛积蓄了整个天空的委屈与力量,骤然密集,化作千万条银线,哗啦啦地倾泻而下,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雨帘,将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迷蒙的灰色调里。

困在这方寸之地,望着窗外这仿佛要吞噬一切的雨势,心中难免升起一丝烦闷与焦躁。堆积的工作尚未完成,预定的出行被迫搁浅,生活的节奏被这突如其来的风雨打乱,正如人生中那些不期而遇的困境与挫折,总能轻易地拨动我们敏感的心弦,搅乱一池心湖的平静。就在这个时候,心中蓦然回响起那穿越千年风尘的吟唱: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这是苏轼的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,一首诞生于他人生最低谷——黄州贬谪时期的词作。彼时,这位旷世奇才,正经历着乌台诗案带来的沉重打击,从炙手可热的京官,沦为戴罪的贬官,生活困顿,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那一天,他与友人在郊外行走,忽遇大雨,同行者皆显狼狈,唯有他,吟啸且徐行,泰然自若。这雨,何尝不是他当时人生境遇的绝佳写照?那穿林打叶的雨声,正如朝堂上的诽谤、小人的谗言、命运的

无常,声声刺耳,试图将他的人生击垮。

然而,苏轼的选择是莫听。这并非是掩耳盗铃式的逃避,而是一种内心的主动屏蔽,一种智慧的过滤。他知道,过分在意那些外部的噪音,只会让自己深陷泥淖,迷失方向。正如我们在生活中,面对他人的误解、事业的瓶颈、情感的波折,如果一味沉溺于负面情绪,反复咀嚼痛苦,那无异于主动将心灵的缰绳交予了风雨。苏轼告诉我们:风雨喧嚣器,可以选择不听,内心宁静,就能不乱于迷雾之中。

何妨吟啸且徐行,这是一种何等潇洒的态度!吟啸,是胸中块垒的抒发,是面对困境时的放歌;徐行,是不疾不徐的步伐,是内心节奏的坚守。风雨再大,也阻挡不了我放声歌唱的权利;道路再泥泞,也改变不了我从容前行的姿态。这是一种近乎向逆境宣战的浪漫,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。原来,真正的强大,不是拥有多少外在的凭借,而是内心是否足够轻盈、足够坚韧。

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这一问,问得斩钉截铁,问得豪气干云!怕什么呢?怕官场的倾轧?怕生活的困苦?怕命运的无常?

苏东坡的雨天哲学

韩国昌

苏轼用一个反问给出了答案:没什么好怕的!既然风雨是人生的常态,那就披起蓑衣,把它当作寻常风景,坦然穿行其间吧!一蓑烟雨,多么富有诗意的画面,将狼狈的雨中行,化作了充满禅意的生命体验。人生,本就是一场披蓑戴笠、风雨兼程的旅行,重要的是那份任平生的洒脱与承担。

词的下阕,更是将这种心境推向了极致。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。风雨过后,酒意渐消,春寒料峭,身体感到一丝微冷,这恰是困境过后的真实感受。磨难会留下痕迹,不可能瞬间烟消云散。然而,就在这个时候,山头斜照却相迎,一抹夕阳穿透云层,温柔地迎接归来的他。这斜照,是困境中的希望,是绝望中的慰藉,是大自然无言的抚慰,也是内心豁然开朗的象征。生活或许总有微冷,但请相信,转角处,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与光亮。

最终,那句振聋发聩的回首向来萧瑟

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,如醍醐灌顶,点亮了无数困顿迷茫的心灵。当苏轼回望来时路,那片曾风雨交加、令人狼狈的萧瑟处,此刻在他眼中,既

没有狂风暴雨的可怖,也没有雨后初晴的狂喜。风雨也好,晴朗也罢,都已成为过去,苏东坡内心的那份平静与超然,已经超越了外部环境的变化。是啊!真正的成熟,不是在风雨中哀叹,也不是在晴朗中沉醉,而是拥有一种恒定的心境,不为外界所扰,不为得失所困。这就是苏东坡教给我的雨天哲学——内心若有桃花源,何处不是水云间?

此刻,窗外的雨声似乎也变得柔和了些,不再是之前的狂暴,倒像是低语的故人,诉说着千年的故事。我仿佛看到了苏东坡的身影,在黄州的田埂上,在赤壁的月光下,在儋州的椰林里,无论命运将他抛向何方,他总能拣尽寒枝不肯栖,总能一蓑烟雨任平生,总



公园之夜

摄影 洒瀾客

当故宫文创将霁蓝与秋香黄转化为数字时代的流行色时,我们突然意识到:那些沉睡在古籍中的传统色彩,正以解码文明基因的方式重返现代生活。陈彦青教授在《故色中华·中国色彩十二题》中搭建的,不仅是一部传统色彩的学术谱系,更是一套理解东方文明的符号密钥。这部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为底色的著作,通过十二道色彩命题,将散落于青铜铭文、丝绸纹样、

建筑彩绘中的色相碎片,重新熔铸成贯通古今的文化通识系统。

在史料考古的维度,陈彦青展现了历史学者的侦探天赋。他像修复敦煌壁画的画工般,从《天工开物》的矿物记载、《营造法式》的彩画制度乃至《红楼梦》的服饰描写中,剥离出色彩背后的文明编码。书中对流黄色的追踪堪称典范:这个曾出现在《礼记》中的神秘色相,经考证实为介于青黄之间的动态色谱,既象征天地交汇的哲学意境,又在汉代官服制度中承担区分品阶的实用功能。作者通过交叉比对百余部典籍,辅以出土织物色样分析,最终在唐代三彩釉的渐变层中找到了这种消失的色彩的物质证据。这种显微史学的研究方法,让色彩研究跳出了单纯的视觉美学,成为窥探古代社会结构的棱镜。

叙事的编织技艺更显作者驾驭复杂主题的功力。全书以二十四品为经纬,将看似离散的色相纳入品物流形的认知体系。在探讨朱红的章节中,陈彦青从周代赤芾的礼仪功能,讲到紫禁城城墙的视觉震慑,再对比当代设计师对故宫红的数字化重构,完成了一场跨越三千年的色彩对话。尤为精妙的是对五色体系的解码:青赤黄白黑的传统分类,在作者笔下并非简单的视觉归纳,而是对应着五行方位、四时节气乃至人体脏腑的宇宙认知模型。当读者跟随这种符号学分析,会发现明代医书中的五色诊法,与清代官窑釉料配方,竟共享着同一套色彩哲学的逻辑基底。

作为全球史视野下的文明观察,本书揭示了传统色彩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命运。那些曾被工业染料取代的植物色谱,如今以敦煌

色卡的形式成为设计界的宠儿;古代服饰制度中的禁忌色相,转化为当代品牌战略中的视觉霸权。在水墨青的案例中,作者指出这种源于山水画的灰调色彩,既承载着道家虚静的审美理想,又在现代极简主义设计中演变为东方品味的视觉标签。这种传统元素的现代转译,恰如青铜器上的绿锈,既是时间侵蚀的痕迹,也是文化包浆的光泽。

陈彦青的学术勇气体现在他对

色彩政治的解构。当多数研究止步于美学分析时,他大胆剖开色彩秩序的权

力内核:宋代紫衫如何从边将便服演变为权贵象征,清代明黄禁令怎样在殖民贸易冲击下逐渐瓦解,这些考据都在证明色彩从来都是流动的权力话语。更富启发性的是对色彩地理学的探讨:江南水乡的粉墙黛瓦、西北石窟的土红石绿,这些地域色系不仅是自然选择的结果,更是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。当现代城市陷入国际灰的同质化危机时,书中的色彩地理图谱为地域文化复兴提供了色谱层面的解决方案。

这部著作的智性价值,在于它构建了传统色彩研究的超文本体系。每个色相词条都是一把钥匙:开启古代天文学者观象授时的玄天色,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苏芳染,乃至隐喻文人精神品格的墨分五色,共同编织成理解中华文明的认知网络。当数字技术试图将传统色彩简化为Pantone色号时,本书提醒我们:真正的东方色谱是带着温度的文化基因。那些在《诗经》中歌咏的青青子衿、在《长物志》里记载的雨过天青,既是可量化的色值数据,更是流动的文化记忆。

在人工智能开始生成虚拟色彩的今天,陈彦青的学术努力似乎预示着一场文化反哺:当算法用数万张古画训练出中国风配色模型时,那些被数据化的传统色相,是否可能反过来重塑我们的审美基因?《故色中华》留下的这个开放性命题,恰似北斗七星的镂空封面设计,在传统与现代的星空间,为迷失于技术丛林的当代人,标记出文化寻路的永恒坐标。

能在人间有味是清欢中找到生命的乐趣与尊严。他把苦难酿成了诗酒,把风雨走成了风景。

这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,并非遥不可及。它不在于我们能否改变天气,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调整心态。人生的底色,往往由心境绘制;生活的滋味,全凭自己调和。当我们学会不再过分执着于结果的晴,也不再过分恐惧过程的雨,而是专注于当下,专注于内心的修行与丰盈,那么,无论外界是疾风骤雨,还是艳阳高照,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,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澄澈天空。

窗外的雨,还在下着,但心中的那份烦闷早已悄然散去。推开窗,清新的空气夹杂着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。我知道,这场雨,如同生命中必经的考验,终会停止。而苏东坡留下的这份智慧,这份在风雨中吟啸徐行的从容,这份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,将如同那山头的斜照,永远温暖和照亮我前行的路。生命的最佳状态,或许不是避开所有的风雨,而是学会在风雨中,为自己撑起一把叫从容的伞,然后,心怀阳光,笃定前行。

投稿邮箱:ahcfbfk@126.com